



## 绘画的原点

丁乃竺说，如果演戏是闫楠的宿命，那绘画就是他的使命。闫楠喜欢画马，因为马有神秘感；喜欢画鱼，因为鱼安静；喜欢画犀牛，因为犀牛离人类遥远……有人说，这本书是黑暗料理；有人说，是纸上戏剧；有人说，是童话故事。闫楠觉得这是一本日记，他希望书中的画和话可以温暖每一个孤独的灵魂。



闫楠很早开始学画画，素描、速写、油画……结果，他却没有当一个画家，而成为了一个演员。“我的职业是演员，一年中好多天都在路上，画油画要很多时间，几个月到几年都有可能，有一次我用钢笔打稿，用墨和毛笔填色，我发现墨在纸上的效果是未知的，呈现出来的明暗很有吸引力，而这种形式对我来说很方便，又能表达我内心的东西。”

他的绘画世界里，充满了无穷的想象力，而文字犹如孤独的呓语，透露着或忧伤或温暖的力量。

插画《沉默的海浪》，一开始想用这张当封面，闫楠喜欢画马画鲸鱼犀牛，它们沉默但驰骋起来又自由，在海里的一艘船里，这幅画里的鬃不是马的鬃，是印第安人戴的翎子。

《面具小学三年二班合影》，小时候都有这种经历，到了几年级大家合影，从小被老师灌输戴一个面具，要这样写作文才会拿高分。“让我们虚伪地面对很多事情，从小被教育怎么面对社会，怎么找好的工作……所以我叫面具小学。”

《豌豆人》，从小长大，不知道自己身体里有个鲨鱼的卵，故事非常荒诞，当自己长大时鲨鱼也跟着长大，疼痛的感觉就像呼吸一样存在于自己的身体内，鲨鱼需要水，它们只有两个选择，一进入海里鲨鱼活，二进入土里豌豆活，最后豌豆人选择跳进海里，牺牲自己，成全鲨鱼。豌豆最后笑得很开心，和鲨鱼在一起，对它来说，是最美最快乐的时光。

《蜗牛屠夫》，当蜗牛从皮肤上爬过，留下软软的凉凉的感觉，它就像时光的流失一样，慢慢地，虚幻地，不知不觉地，时间这个屠夫总是温柔地给你来上一刀。

《一个爱上瓢虫的人》，下班的路上，偶遇一只瓢虫。他爱上了瓢虫，可是怎么接近呢。那个人从镜子中看到自己和瓢虫不太一样。于是，他决定去拔火罐，拔完火罐后，身上也留下了和瓢虫一样的印记。然而，当他去找瓢虫的时候，瓢虫已经不在了。

《印第安杜尚在等待》，杜尚小便池《泉》是闫楠去北京看的展览。“它是我看完那个展览画的，印第安人在马桶上一直在等着仙人掌开花，其实仙人掌早已经开花了，但是他一直没有看到。”

.....

.....

绘本的最后，以《世界尽头马戏团》同名画结尾，穿入悬崖半身的鲸鱼、骑马的人和远处的飞鸟一起告诉你，“马戏团”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。

让人印象深刻的是《大鱼》里那个骑着鱼的大胡子老头，诉说着生活里的哲思：“那个叫‘从前’的老头是最富有的，因为所有故事的开头都说从前有一个啥啥啥，如果从前死了，我们就没有故事听了。不过现在大伙都更喜欢现在，没工夫去回忆了，所以从前骑着一条大鱼飞走了，他喜欢远方，就像我们喜欢钱一样。”.....



闫楠

Q：你的画和文字是同步的吗？还是先有旋律再有歌词的呢？面具小学这张画中，里面有你吗？还是你只是个旁观者？

A：它们是同时出现的，画和文字就是同步的。每一个都是我，每一个又都不是我。

Q：你在塑造这些漫画角色时，如何作人物小传？

A：之前我会做很多功课，只是先后顺序来说，抽象的形象会先出现。具体的内容是在抽象的东西出现了以后，有了方向，我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步伐、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到达。

Q：你会不会更想做插画师？

A：为什么我学画画却上了中戏？学画画很枯燥的，每天就对着石膏画画面。我去学表演就是不安分因子在躁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老是演那些苦情角色。话剧演员有个小习俗，如果角色死了，最后会得到一个20元的红包，我一年下来可以攒的红包有这么厚。包括《暗恋桃花源》最后一幕，我需要用最充沛、最柔软的状态来演出。两个都是我的最爱，很难取舍。

Q：如何平衡演员和画家这两个身份？

A：这些图都是我在业余时间画的，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，不需要平衡，就像《vincent》，就是我在高铁上画的。没有墨水，我就用茶水画。出来的成色还挺令我兴奋的。

Q：绘画和演戏是你喜欢的创作方式，假如说上帝非要剥夺一个能力，你会留下哪一个？

A：很难选。如果非要我做个选择的话，我可能会掷骰子决定。